

回 顾 录

邹 鲁 著



旧籍新刊

蔡尚思题

岳 麓 书 社



回 顾 录

邹 鲁 著



旧籍新刊

蔡尚思题



岳 麓 书 社



自序

民国二十几年春,某杂志数次托人要我作自传,我答应了他,因为精神不好,就没有执笔。自从有了这种诺言,遂不免有时想到往年的事实,渐渐的成了段落。去年秋天以后,就一段一段的记出来,记到本年春初,把我三十岁以前的事实,大致都记起来了;到了秋初,又把我在编辑党史以前的事实,也记起来了。因为太长,杂志不好登载,就把它单独出版。因为要出版,就不得不要有序言;而序言一时无从做起,遂拿我四十三岁生辰诗,写在下面来替代:

天空星球恒河沙,地球特为其中一。地球生物几万千,人类杂在其中出,地球已小况人类。人类既有千古横九洲,我身处此不啻沧海之一区。呱呱坠地纵百岁,如云如烟如电逝。我今春秋四十三,渺乎少小安足计!但念已生天地灵为人,便须顶天立地永存真。夺取造化福万物,形有生灭神无伦。一身几欲撑天地,百岁应成不坏身。眼前富贵皆泡影,赤去赤来何所幸?眼前险阻甘如饴,动心忍性益猛省。忆我生时境实辛,父母忍饥冻鞠育乃成人。少年学书质钝无所得,弱冠拔剑仗义不帝秦。几经挫败遭放逐,屡仆屡起改造国家权归民。方谓国民从此登衽席,何期年来蜩螳口口昔!敢云双手挽乾坤,饥溺为怀鄙饱温。立身行己无他道,返我初生为人之元

元。当兹四十有三初度日,有动于中为长言。一沔虽云小,百岁虽云促,暴弃敢自甘,致为人类辱,努力猛向前,日新毋自足。求为人类发异芒,天地同庆日月光,庶无负乎天地生我父母育我之佳祥,亦安乎我之为我之天良。

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一日作者自序于重庆复兴居



凡 例

一、本书专记载本人直接有关之事，间接者从略。

二、凡规模较大之事，余只任一部分时，则所言只限于与余有关之事件。（例如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，只述及《可报》；广东北伐军，只述及兵站总监事。）

三、照例人名称呼，史用名，普通用号。本书概用名者，因民国以来，名号多相混；且书中人名多忘其号，故一律用名。

四、蒋主席及林故主席，则称先生而不名。

五、某一事有关人名，大多数不能追忆者，则从略。（例如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，陆军小学学生曾有数十人，同至香港泰记加盟，因名册遗失，不能列举，前年李仙根先生告知，渠即其中之一，而渠能记忆者，亦只有陈济棠、邓演达二位，若举少漏多，反失真相，不如从略，其余类推。）

六、本书全凭记忆，遗漏甚多，人名年月尤甚，深盼当时同志同事，惠予补订。



目 录

卷 一

一、从家世说到幼年	(1)
二、私塾教育	(5)
三、办学与入党	(12)
四、广州读书与初次革命失败	(16)
五、民意机关服务	(25)
六、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	(29)
七、光复广东与北伐	(34)
八、整理金融与北上	(40)
九、国会内的奋斗	(45)
十、讨袁失败出亡在日本	(56)

卷 二

十一、洪宪夭折国会再开	(62)
十二、从护法到陈炯明叛变	(84)
十三、在国会争法统与讨陈	(100)
十四、创办广东大学与读校三民主义	(116)
十五、与共产党奋斗和北上侍疾	(131)
十六、西山会议	(151)

十七、中央特别委员会	(165)
十八、环游世界(上)	(178)
十九、环游世界(下)	(209)
二十、编辑党史	(234)

卷 三

二十一、内忧外患	(259)
二十二、办理国立中山大学(上)	(305)
二十三、办理国立中山大学(下)	(324)
二十四、教育改革计划	(342)
二十五、团结抗日	(359)
二十六、出席世界大学会议及海德堡大学五百五十 周年纪念会	(368)
二十七、发动抗建	(379)
二十八、返校主持	(393)
二十九、质问国际联盟	(403)
三十、武汉沦陷前漫游四川宣传	(410)

卷 四

三十一、因职因病四辞中大校长	(420)
三十二、欧战发生后著《旧游新感》	(437)
三十三、战祸酷烈提供永久和平原则	(449)
三十四、内政外交之新局	(461)
三十五、乡居生活	(480)
三十六、内外艰苦奋斗中完成抗战胜利	(519)
重印后记	(559)

一 从家世说到幼年

我的家世，简单说来，是个为民族而坚苦奋斗的。这于我影响很大。

我的先世原居安徽当涂，唐贞元间，搬到江西南昌。后来又搬到福建，分居邵武郡属，在泰宁者较多。宋宁宗时，有一位应龙公，别字景初，在庆元二年中了状元，官做到资政殿学士。年老乞休，搬到长汀居住。因为有功德于民，于是地方人士，都立庙塑像以祀之。宋末元兵南下，我祖先不肯屈服，遂由福建拥护宋朝到了广东。当时传说这位应龙公，常常显灵，沿途保佑拥宋南迁的人民。因此闽粤交界各处，普遍建立邹公庙，并且尊为广佑圣主，好像各地崇拜关羽、岳飞一样。大埔印山上，就有一所邹公庙，现在还是香火很盛。

由闽迁粤后，我的祖先初居清溪社蕉坑，继居岌头，嗣又分居于白堠的旧寨，最后卜居于县城的儒学内。其余支派，散居各地。这一批同是拥宋南迁的人，所以先居南方的人，就称这部分人为客家，亦称为客人，就是先来的自认为主人而对于后来的当作客人的意义。客人因为痛心宋室沦亡，以“读书耕田莫做官”，相诫子孙。虽然经过明朝一代，汉族重光，但接着又是满清入据中国，因此我的先代宦游者很少，大都信守不仕异主的遗训。我的祖父是个商人，我的父亲是个缝工兼做生意。

父亲名应森，别字石寿，是个独子。他的幼年时候，祖父不幸

逝世，遂成为孤儿，全赖祖母抚养长大。洪杨之役，县遭兵燹，家产一扫而空，我父亲只有一顶破帐子，当作被盖，过了一个冬天。同时一天三餐，有时少吃一顿，有时少吃两顿，但他却处之泰然。到我解事的时候，还不时听见他提起“橄榄”餐和“春杵”餐^①的故事，来安慰我，鼓励我。接着县城又遭水灾，把我们房屋冲毁，剩下只有东歪西倒的破屋两间。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七年（清光绪十一年）正月初六日，我就出生在这个地方。

那时候，县城里姓邹的只有我们一家。我本来有一个哥哥，不幸夭折了。因此父母对我格外宠爱，就为本县溪口观世音菩萨处上了契，叫做澄生，所以在小时候便叫我阿澄。我的家庭除父母和我外，没有伯叔诸姑，没有兄弟姊妹；虽然有一个堂伯母，但当我会走路和说话的时候，已逝世了。这种情形，一方面使我体会到仁爱的真义，另一方面养成我独立奋斗的精神。

我的父亲在县城里柳树街开了一间裁缝铺，因为入不敷出，所以兼营小本生意。每五日到离家约三四十里的福建永定县下洋圩一次，贩卖东西。但是自我出世以后，因为照料我，不但停止做生意，就是裁缝铺也搬到家里来了。

我的母亲姓木，性情和蔼，勤俭耐劳。家中除父亲外，没有一个帮忙的人，因此事无大小，都由她一人承担。像我这种家庭，依照本地风俗，她每天都有排定的工作：东方发白，她就起床，接着挑水，洗涤饮食用具，烧早饭，喂牲畜；早饭后，到城外山上割草，做燃料；太阳将要正午，接着准备午饭；午饭后，到溪边洗衣服，然后到菜园铲草施肥浇水；黄昏时候，又回到厨房里料理晚饭；晚饭后，预备父亲和我的洗涤；等到一切做完，就点起灯来，或补缀衣服，或做鞋袜，或准备牲畜明日的饲料，或督促我读书。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弄得井井有条，减轻了父亲的职务，使他能够安心向外经营。

我的家境尽管贫穷,我的父母尽管辛苦,但是他们钟爱我的程度,并不因这种逆境而稍减。现在回想起来,使我感受到没有适当的文字可以来形容。我记得幼年的衣食住,父母总设法照顾得非常周到,不使我微弱的心灵上,产生丝毫不快或羡慕邻家儿童的印象。

虽然我的父母这样爱护我,但并不是溺爱和姑息。自从哥哥去世后,他们只剩了我一个儿子,所以把一切的期望,都寄托在我身上。因此除费尽整个精力来爱护我之外,又小心督导。一举一动,都含有教育的意义。

不说别的,自从我会走以后,我的母亲有了空闲,从不同我到热闹的地方去,却常常引我到隔壁的孔子庙玩耍。大埔县的孔子庙,除了收获时有人晒谷外,平时很少人迹。年长时每去走一趟,即深感到它的庄严伟大,神志为之安闲。小时候常在那儿耍,不知不觉中一定会产生深刻的印象。而我的母亲又把她所知道关于圣贤豪杰的故事,讲给我听,勉励我效法圣贤豪杰;并且常说做圣贤豪杰,并不是一桩难事,只要好好读书敦品。这种环境,这种言论,不时灌输到我脑筋里。我毫无疑问地接受,觉得只要好好读书敦品,并不难成为圣贤豪杰。如是我的读书敦品的欲望,可说由此启发了。

我还很清楚的记得一桩事情。有一次,我和邻家的小孩们在玩耍,我有一件东西,被他们弄坏了。我要他们赔,他们不答应,于是争闹起来。刚好我的母亲来找我,我就哭奔到母亲的怀里,希望她帮我向邻儿索赔。不料她抱了我大哭,说道:“阿澄,你这样真使我伤心!我希望你要做圣贤豪杰,圣贤豪杰是这样的吗?你要是爱母亲,就得听母亲的话,长大了读书立志成人,不要因小小的事情,和别人争闹。”我大为感动,从此以后,我非常谨慎,不敢再和小朋友们作无谓的争执。

我的父母固然无时不鼓励我读书,但是还教我怎样做人,因此洒扫应对进退的一切事情,样样指导我做。过节过年祭祀喜庆等,都叫我去做应预备的事;甚至修理房屋,种菜饲畜,我也插在里面。他们看见我勤劳,就是做错了,并不加责备,随时细心纠正。回想起来,必定有许多时候,反而添加了他们的麻烦,但因此我样样事情都能晓得。孔子曰:“吾少也贱,故多能鄙事。”我恰好用得着。

我见母亲每逢有店里的伙计或工人来收账款,父亲无论如何忙碌,总丢开手边的事,有钱的时候,当然立刻给他,如若没有钱,也坦白地告诉他,并且约定什么时候再来取。父亲这种急切应付的态度,引起我的疑问。父亲说:“伙计出门后,店主总希望他早些回去。假使过于迟缓,不但害他回去受责,甚至还有被辞去职务的危险。所以我总尽先应付他免他受累。”后来我才晓得这是惠而不费的方法,以后对于我处世为人受益不浅。

到了七岁的时候,记得我在家里,就常常有正式的职务,帮父母煮饭买菜了。因为家里人手很少,每天早晨起床以后,照例是我的母亲煮饭,父亲出去买菜。如果母亲有事出外,便由父亲煮饭,我去买菜。如果父母都因事外出,那么煮饭买菜的事,我就不得不包揽下来。有一天早上,我出去买豆腐,看见店门口摆了许多豆腐,我就问道:“你们的豆腐是不是没有天亮就起来做的?”店伙答:“是的。”我道:“你们这样勤劳,一定可赚很多钱了。”店伙又答:“我们能够得个温饱便是好事,那里说得上赚很多钱。”于是我心里生了一种感触:世间有些人整日劳苦,做事非常努力,而结果只供个人自己的温饱,甚至有的温饱也不可得;有些人用力很少,而收效反大,不但个人生活安适,社会也蒙受其利,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?我寻思了一会,恍然悟到我父母所告诉我的圣贤豪杰故事,了解这完全是由于有没有受过好教育的原因。基于这个自我的警觉,我的读书欲就更增强了。

父母既然期望我做人,更诱导我喜欢读书;而父亲又常常对母亲说:“我年轻时没有好好读书,所以一生辛苦。无论如何,总要使阿澄读书,然后他才能够向上做人。”那末我应该很早就读书了。然而邻近的私塾,在我六岁的时候曾经去过,都因为我家贫穷,恐怕无力缴纳学费,不肯收容。父母又因为我年纪小,放心不下,不愿意让我独自去较远的私塾去,因此入学问题,直到我八岁,可以单独往离家较远的地方去,才获得解决。

注:

①橄榄两头小中间大,譬如每天只吃一顿中饭;春杵两头大中间小,譬如每天只吃早晚两顿。

二 私塾教育

我八岁启蒙,先生姓饶名资泉。因为我很小时,就想读书,但是到八岁才达到入塾的目的,所以不敢懈怠。虽然资质很钝,却终日勤读不辍。先生见我不偷懒,就是有时背不出书,也从宽责备。我并不因这种待遇,就存侥幸的心理,仍是战战兢兢,终年如一。甚至在睡觉时,也做梦读书,尤其常常被背不出书的梦所惊醒。这种梦境,直到现在还常常发生,不过所读的书,因时不同罢了。我在这家私塾继续三年,读完了《四书》,听讲了上论下论,读讲过一些古文时文和《千家诗》一部,并且能做短文。

十一岁时,我改进另一家私塾,塾师姓彭名祖佩。他教书很严,但是很喜欢我。在这个私塾,继续读了四年。因为教授法的不同,只读完《孟子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、唐诗及试帖诗;至于古文时文,也随班诵读;八股文却能完篇,并已学做古文。

在这四年里我所得到的最大益处，就是彭先生的教授法。他规定每天所讲的书，第二天就要我们回讲。在开始这种课程以前，他先叫我们提出不了解的地方问他。回讲得不好，责备是很严厉的。那时的同学，比我年岁大的也有，比我多读书的也有，但是彭先生却指定各同学有不懂的地方先问我，我不能解释时再问他。因此在先生未到之前，同学都一一问我，而我得到这种荣誉的职务，听书特别用心，唯恐怕不能答复同学的疑问。这样，无论在学识上和讲话的技术上，都使我得到许多进步。

彭先生固然很严，而我父母的督导也无时或懈，尤其是我的母亲，每天从私塾里回来的时候，知道我功课好，就非常喜欢；否则满面忧容，并且说：“爸爸这样辛苦，只因为幼时没有认真读书；而现在愿意吃苦，就是希望你读书。怎样你还可以不好好读书吗？”有时她把搏节下来的几分钱，任何地方都不愿化费，却买了糖果或其他东西来鼓励我。

客家人不屈服于异族之下的精神，幼时是常听见的；而父亲还把太平天国经过的情形，详细告诉我，并且说明洪杨的宗旨就是推翻异族的统治。有一次，塾师出了一个“鲁仲连义不帝秦论”的课题，我的文章开宗明义就说：“秦，西戎之国也，异类之人也。”先生看过，吃了一惊，私下叫我去说道：“本朝皇帝是满州人，你这种文章是可以兴文字狱的，以后要谨慎些。”我听了为之悚然！

十四岁那年，我曾参加县考。第一场时，我除做完自己的卷子外，还代人做了二卷，来津帖考试的用费。第二场时，我首先交卷，县知事适在座，见我年纪小而交卷早，便叫我上去，问我愿意不愿意多做一篇起讲。我立刻答应。他出了一个“后生可畏”的题目，叫我就坐在他侧旁的小座位上去做。我完篇后送给他，才见他怀疑的态度消灭，而频频点头道：“的确后生可畏。”

可惜那年夏天，彭先生到江西去，我就停了学。未几彭先生写

信给我的父亲说：“……阿澄禀赋，虽不过敏，但极勤谨，异日必能成器，万不可辍学。……”因此父亲更注意我的读书问题，过年后就叫我随饶史庭先生读书。饶先生兼懂医理，他知道我的家境贫穷，除了讲授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古文、时文、试帖诗等外，还教我和他的儿子及另外二位同学读医书。但是我读了不久，因为我的母亲生病。跟着我自己也生病，功课落后了许多，为了要补课，只能终止学医。在这时期中，我觉得《左传》的论人论事和外交军事，都写得痛快无伦，所以非常喜欢，但是结果却没有读完。

那时，我自己觉得天资鲁钝，事业进步迟缓，而希望有所警惕，就改名曰“鲁”。饶先生不明白我的意思，问我是不是以孔子自况。我惶恐答道：“某何敢以孔子自况！因为天资鲁钝，从实取名，所以名鲁。”先生喜欢：“很好，‘参也鲁’，‘舆也鲁’，我虽不是孔子，却期望你做曾参。”随后，饶先生用海滨二字给我做别号，益见先生对我的厚望。

义和团事件发生在我十六岁的时候。当时在朝的人提倡，在野的人附和，报纸上还天天发表打胜仗的消息，好像符咒矛刀真能压倒枪炮似的。县署后面有许多松树，松荫下建了一座不盈方丈的伯公祠。这是人迹罕到的地方，我常和三数同学，在那儿谈古说今。义和团是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，并且多数以为义和团会打败联军的，而我独执异议。及至义和团失败，各同学来问我怎样有这种先见之明？我说：“道理用是很浅显的。张角张鲁不能得志于戈矛时代，难道义和团会得志于枪炮时代吗？”因为那时同学们很喜欢看《三国演义》，所以引用了该书的事来答复他。

那天秋天，发生了一件使我抱憾终天的事，就是母亲久病之后，没有得到好的调养，身体日渐衰弱，到了七月十四日下午，竟溘然长逝了！音容宛在，色笑长违，风木之悲，宁有终极！

家里遭遇到这样不幸的一件大事，家境更要艰难困苦，这自不